

緬甸局勢的研析

張耀秋

一 媚共政策的貽禍

緬甸軍方「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三月發動政變，組織「革命政府」之後，即採取中立左傾的政策，仇視美英，却一面勾搭俄共，一面親近毛共。在此期間，緬甸不僅拒絕接受美國福特基金及亞洲基金會的援助，下令將全緬各地的美國新聞處及其所開設的圖書館關閉，而且在內政方面的一切措施亦步武蘇俄與毛共的後塵，日漸趨向左傾。

在這項中間偏左的政策之下，緬甸軍方「革命政府」曾接受毛共的經技援助，在以貨易貨的方式下，在經濟上逐漸依賴毛共。毛共即以經濟技術援助的名義，給予緬甸四億元的無息貸款，為緬甸建立糖廠、紡織、造紙、三合板等工廠。隨之是一大批特務以「技術人員」身份湧到緬甸。之後，由於緬甸對毛共依賴日深，在毛共的唆使之下又實行左傾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將全國銀行工商企業收歸國營，把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制度，全部加以拆散改變，完全退出了英鎊集團，在經濟上更加深對毛共的依賴。

緬甸由於親向毛共，年來在國內致形成有經濟危機、民族摩擦、政治歧見、及武裝叛亂活動，急待解決。國外又有毛共支持緬共，在緬北的公開恐怖騷擾。在此內憂外患之下，有一個時期，緬甸當局曾決定先安內以攘外，團結統一內部以抵抗外來侵略。在一九六八年冬，緬甸當局邀請了卅三位緬甸國內的各民族領袖，前各政黨領導人，組成了一個「團結顧問委員會」。但是此一動機本在促進內部團結統一，解除國家危機的「團結顧問委員會」，不但不能促進內部團結，解除危機，相反的且增加了內部的分裂，擴大了緬甸國家的危機。因為宇努流亡國外，組織其所謂「國會民主黨」，並建立其所謂「三黨聯盟」，以反抗尼溫將軍領導的革命政府。

在緬甸當局的估計，認為毛共不敢公然進侵緬甸，至於國內的緬共地下武裝恐怖份子，可以予以控制，而將來感受威脅困擾者，乃是滇緬邊區的緬共，與宇努的所謂三黨聯盟。因此緬甸乃改變了原來安內攘外的藍圖，而試

圖採取「外和毛共」，「內剿緬共及宇努三黨聯盟等各色叛軍」的政策。由於緬甸採取左傾政策而墜入毛共的圈套，弄至自一九六六年以來，財政上每年均出現赤字。由於舊的經濟制度，已經從根拔起，新的經濟制度，迄未建立起來。生產減少，物資缺乏，國營工商業的管理又不够完善，弊端叢生，以致國計民生極為困難。

緬甸當局會一再呼籲人民，支持政府消滅緬共，為了徹底剷除離仰光之北八九十英里，勃固育馬大山的緬共老巢穴，去年底緬甸當局命令山上的十四個鄉村居民，全部移殖到平地良禮篋的新建模範村。然而緬甸政府在外交方面，却又與俄共及毛共密切往來。過去一年中，到達緬甸的各國使節，如文化、經技、貿易等代表團，以俄共及毛共最多。毛共偽政權答應再給予緬甸經技援助貸款後，毛共經技代表團人員，即藉調查考察之便，來往大陸與仰光之間。

毛共對於緬甸現在雖展開其「笑臉外交攻勢」，實則將仍採取過去的地上下雙軌政策。它就是：(一)表面上與緬甸政府和好親善，以便從中進行分化滲透顛覆工作。(二)暗地裏秘密支援緬共武裝叛亂，以武力打倒緬甸政府。緬甸在毛共既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手法進逼之下，前途是極令人擔憂的。

二 毛共支援緬共擴大叛亂

毛共在一九四九年成立偽政權時，未及二個月，緬甸即以非共產國家第一個正式承認毛共，雙方並互派「大使」，自後緬甸便希望毛共能堅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因為唯有如此，緬甸才能保持「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否則緬甸的獨立便要受威脅，緬甸的主權便要受危害。緬甸對「和平共處」是如此熱烈企望，並嚴自遵守。甚至於明知毛共不可能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緬甸政府仍守株待兔，寄以鏡花水月的幻想。但是，反觀毛共對緬甸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在一九五五年高唱「和平共處五原則」之前，毛共明知緬共具緬甸當局

宣佈為非法組織，却故意盡量收容緬共上中級幹部，在大陸各地施以思想、政治、軍事、電訊各方面的訓練，作為進入緬甸進行武裝叛亂鬥爭的準備。毛共在高唱「和平共處五原則」及與緬甸簽訂其所謂「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反而變本加厲。

一九六三年六月，尼溫曾與緬共進行和談，但由於雙方基本上難以協調的矛盾，後來至十一月此一和談終歸破裂。共黨的繼續發動叛亂使仰光當局陷於焦頭爛額，而毛共對緬共的各種策應和聲援却持續不斷。一九六四年十月，毛共公然廣播一項慶賀緬甸政府所禁止的緬共十五周年紀念的文章，同年底在北平的一次官方宴會中，緬共領袖竟公然在緬甸駐北平大使面前出現。一九六五年三月，毛共暗中向緬甸散佈一本稱作「所有緬甸民主軍隊的合法領袖」的小冊子，對於一九六三年緬甸政府與緬共和談的流產責任推給緬甸政府。

一九六六年毛共在大陸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東南亞各國政府曾先後明令禁止當地華人傳播「毛澤東思想」，而緬甸左傾華人在毛共駐仰光「大使館」人員的煽動下，完全無視此一禁令的存在，由於親共學生一再頑強的違抗緬甸政府禁止他們在校外佩帶毛澤東徽章的通告，因而爆發一九六七年六月廿七、廿八兩天仰光的「反華排華」大暴動。

在毛共「內憂外患」陷入空前困境的時候，歷來被視為嚴守中立的緬甸，對毛共的此一打擊，自是覺得異常沉重。毛共在震驚憤怒之餘，乃採取報復手段。於是緬共中央委員會立即發表聲明，攻擊「尼溫法西斯」的「反華暴行」，並聲稱：「此次事件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所共同策劃的。同時號召「緬甸人民以武裝鬥爭推翻尼溫政府」。八月十五日，緬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為紀念緬共成立廿八周年而作的一篇長文中聲言：緬共今後必須堅持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加緊推行「革命武裝鬥爭」。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祝賀緬共成立廿八周年的電文中則聲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緬甸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鬥爭。我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我們應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這是毛共正式宣佈它對緬甸政策的方向。

毛共既公開宣佈支援緬共，打倒「尼溫的法西斯反動派政權」，緬甸因恐懼緬共裏應外合，乃先發制人，先後在勃固育馬山區緬共中央總部老巢及

伊日江三角洲發動全面軍事封鎖進攻。當時適值緬共內部奉毛共之令，在森林中大搞「文化大革命」的奪權整肅運動，呈現分崩離析之象，所以經不起緬軍大力圍剿，緬共中央總部三次被攻陷，使緬共中央政治局人員在叢林中到處流竄，一直無法建立一個固定的中央總部。

近四五年來，緬共在緬甸境內由於內部整肅與緬軍全面圍剿，損失慘重，元氣大傷。而緬軍在勃固育馬山和伊日江三角洲的剿共軍事獲得勝利後，緬共中央新主席德欽辛率同其殘餘敗兵，到處流竄，幾無容身之地。受毛共庇護訓練支持的「海外緬共」，因恐緬甸境內的緬共被消滅，即由在北平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陣下令在滇緬邊區的緬共武裝部隊進侵緬北，作為「圍魏救趙」之計。這批在緬北的緬共武裝部隊，由緬共的海外中央委員帽丹瑞（中國名何高）指揮，因其所用的都是毛共供應的新式武器，又有滇境作為其庇護所，對緬北的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使緬甸不得不抽調大軍，防守緬北與中國大陸一千多英里相連的廣大邊疆，這對於緬甸形成巨大的壓力與沉重的負擔。實際上滇緬邊區的緬共是毛共所一手培植的，組成份子包括滇緬邊區的揮族外，毛共的民兵以及部分來自大陸匪區的緬甸僑生，由緬共在大陸受訓的高級幹部表面負責領導指揮，並以緬共為旗號，遂逐漸成為緬共的主流。曾先後在緬北的盛威、貴概、臘戍、浪弄一帶發動多次攻擊，並揚言在攫取臘戍之後，在緬北建立緬共偽政權。可是由於緬北當地揮族人民、華僑青年均是堅強的反共，並組成反共反毛自衛隊和緬共份子周旋，同時緬甸政府軍亦全力支持剿共行動，使緬共攻勢大受頓挫。尤其去年春滾弄之役，緬共慘敗，因此緬共不得不到薩爾溫江東岸，靠近大陸匪區的老巢。

最近由於毛共的積極支援，使緬共又加強了叛亂活動。今年九月間紐約時報記者溫布瑞發自仰光的一篇報導，更加深了人們對緬甸局勢的注意。溫氏在電訊中，指出緬甸境內由毛共支持的數千名共黨叛亂份子，正從緬甸東北部向「南方緩緩移動」，他並引述緬甸官員的話說：「緬共叛亂份子已佔領了薩爾溫江以東大部份地區，並且向景棟地區推進。」

使得緬甸當局憂慮的是，緬共自去年間逐漸開始南移，並且使用毛共供應的自動武器，無後座力砲、輕迫擊砲，以加強其游擊活動。緬甸境內本來有若干股不滿份子，但到目前為止，裝備最佳和編組良好的游擊隊，就是這批共黨叛亂份子所組成的游擊隊了。這些游擊隊中，並有若干名毛共的「願

問」人員在幕後支持和操縱。儘管緬甸盡力維持其「中立」，不願亦不敢公開指控毛共對緬共游擊隊的支援和操縱，但緬甸政府私下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毛共的援助，緬共早就被消滅了。^①

薩爾溫江溯源於我國雲南省境內的怒江，怒江的水越過邊界，河身逐漸壯寬，在緬甸境內灌溉着兩岸肥沃的平原。但自從毛共的毒素沿江而下，部份緬甸人就變成了緬甸共黨，受毛共的操縱指揮，昔日的亞洲米倉，也就不再是人間樂土了。

三 毛共與蘇俄對緬甸的爭奪

從上所述具見毛共對緬甸的顛覆陰謀。一九五九年間，毛共對外關係突然陷入一種極不利的局勢。因為它與印尼發生了嚴重的政治紛爭。它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麓一再爆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更使其受到亞非世界輿論沉重的抨擊。隨之西方國家甚至蘇俄給予印度在物質與精神上的不斷支援，更使毛共感到國際間的一股壓力，對此毛共必須設法加以突破。於是與毛共相鄰而實力薄弱且充滿內部矛盾的緬甸，乃被選為最佳目標。

因此，毛共外交部長陳毅再度對緬甸發出了「和平共處」的攻勢，對緬甸來說，這實在是極其苦惱的選擇，因為基於各種主客觀的因素，很難擺脫與毛共的交往。毛共不僅一向防範緬甸投向美國的懷抱，此時由於它與蘇俄關係的逐漸開始破裂，於是便在一切國際戰線上與蘇俄展開鉤心鬥角的爭奪戰。當蘇俄宣佈黑魯雪夫於一九六〇年二月訪問緬甸之後，毛共便搶先於一月間將尼溫接到北平，並立即提出希望緬甸繼續執行其「不結盟的和平中立政策」的暗示，以防止它倒向於美國或蘇俄。

十餘年來，毛共與蘇俄雙方對緬甸的覬覦都各懷鬼胎，毛共不容俄共染指中南半島，也畏懼俄共在掩有印度洋後再向東擴展。事實上毛共與蘇俄雙方企圖控制緬甸，以一九六二年作為兩個時期的分水嶺。在其以前，毛共與蘇俄都分別和緬甸政府、國會中反對黨、地方左翼人士、及地下緬共武裝叛亂份子接觸，但當時毛共與蘇俄雙方均不敢太露骨而只有暗鬥，因緬甸和自由國家仍然保持友好的關係，如果雙方過於明顯的鬥爭，將使西方國家坐收漁人之利。所以雙方唯有尋求自己可控制的緬甸左翼勢力，加以卵翼培植以達成其赤化緬甸的目的，俄共和緬甸國會中反對黨及左翼人士有密切的關係，

毛共則和緬甸共黨地下武裝叛亂份子有密切的勾結。一九六二年三月尼溫軍方革命委員會推翻了字努的聯邦黨政府，掌握了政權，因受毛共與蘇俄及緬甸左翼人士的挑撥，有一段時期對美國和自由國家，採取了敵視的態度。大批緬甸左翼人士，混進緬甸軍方控制的中央政府，成為緬甸軍方政府的重要幕僚或決策人。尤其是由毛共所一手訓練的緬共頭目，在和政府談判破裂的時候，控制了緬共的中央總部，促使緬共成為毛共化，直接受北平的指揮，如此，蘇俄亦感不安，雙方的明爭暗鬥乃達於高潮。

俄共利用緬甸左翼人士入閣，和尼溫的軍人社會主義路線黨政府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且緬甸的軍方社會主義路線黨所行的都是仿效俄共的所謂「集體領導」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可見緬甸政府和俄共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且俄共處心積慮的在毛共的周圍建立起一道堵牆，以孤立毛共。近來俄共一再倡議亞洲集體安全體制，就是針對毛共以使其陷於孤立。毛共也看到印度和孟加拉國與俄共建立了不尋常的關係，因此對於緬甸的動向，便不得不特別加以估量。兩年前毛共與緬甸的「復交」，爲了是討好尼溫政府，並且又恢復了「經濟技術援助」，企圖以此爲餌，使其不致於一面倒向俄共，但是仍然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

年來緬甸與俄共及東歐集團的密切來往與關係，已使毛共大感不安，故今年春起乃轉而繼續大力支持緬共武裝叛亂份子，並驅使其從緬甸東北部南下，以威脅緬甸當局，迫使其在現實情況之下，勿過份和俄共勾結。而俄共亦看穿了毛共的陰謀，乃於今年夏季慷慨支援緬甸政府相當數量的飛機大砲與各式武器，以加強緬甸政府的軍事力量，以反抗毛共支持的五六千名緬共武裝叛亂份子。

緬甸政府夾在此兩個惡霸之間，前途實至堪憂慮。一位最近訪問過緬甸的美國記者說：緬甸耽心早遲有一天，它會被「拖進日甚一日的中共與俄共的衝突之中」。「紐約客」週刊駐東南亞記者夏普連報導說：「使得緬甸感到不知所措的事實是：中共不願它與緬甸的友誼，仍繼續支持緬共。他們尤其耽心的是一旦中共與俄共發生新的武裝衝突，則中共勢必加強其在南方的共黨活動。即使蘇俄僅祇加強其在印度洋及孟加拉灣的海軍實力，中共也會迅速地假手緬共及緬北的其他部落，擴大叛亂行動，爲了阻止蘇俄對孟加拉國的任何行動，北平將利用這些叛亂行動，作爲維持其在緬甸由東到西和由北

向內的陸上通路的掩護，以對蘇俄作側翼包圍。儘管緬甸不會擔心對仰光的直接攻擊，但他們對二次大戰期間被用作通道與戰場的記憶猶新。他們特別憂慮，一旦蘇俄與北平的一百萬有核子武力支援的大軍在中俄邊界發生新的嚴重衝突時，蘇俄勢將在東南亞及南亞對中共形成側翼的威脅。」^②

四 結論

緬甸在過去二十多年，民主自由陣線與共產極權集團的對抗過程中，標榜中立，兩面取巧。最近十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因緬甸實行閉關政策，而與之疏於往來。緬甸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已陷於內憂外患，財政上均出現赤字。由於舊的經濟結構已經破壞，新的迄未建立，致生產減少，物資缺乏，國營工商業又管理不善，弊端叢生。弄至戰禍不息，民生困難。今年一月，緬甸曾慶祝其獨立廿五週年紀念，但老一代的緬甸人仍舊懷念其以往的日子。

尼溫於一九六二年取得政權之後，即採取激烈的手段，奪取人民的商店、商品、現金、珠寶。對公司和工廠的沒收，亦不給予適當的補償。而經過「國有化」的商店和工廠，由於經營不善，貪污腐化，大部份都已關閉。其結果是一般民生必需品的短缺。一九六七年，產米的緬甸也幾臨饑餓的厄運。據專家的估計，緬甸政府去年的預算赤字已近五千萬美元，今年可能增達六千六百萬美元。而在三十年代約有三百萬噸的白米輸出，目前已低到不過四十萬噸。緬甸是大米出口國，可是黑市的米價，比政府價高達兩倍。緬甸人大多吃的是花生油，九年前緬甸當局將全緬商店收歸國營時，花生油每斤是售幣幣四元，現竟漲高至二十元，破緬甸獨立以來的紀錄。緬甸現已發生通貨貶值，再加上因缺少外匯，減少輸入，國內物資異常缺乏。供少求多，物價遂直線上升，一般人民，叫苦連天。追本溯源，尼溫的左傾社會主義政策，對今日緬甸的殘敗局面，實不能辭其咎。

近二十多年間，緬甸雖對毛共處處退讓，以求苟安自保，但毛共在緬北煽動分離活動，支援緬共發展游擊武力，却與日俱增。由於蜿蜒險峻的一千二百哩共同邊境，使仰光政府感到形格勢禁，却有利於共黨的出沒騷擾。緬北情勢早在動亂之中。現在此一地區更在毛共「顧問」人員指揮與武器接濟之下，控制薩爾溫江以東大部份地區，並向下游移動，構成高屋建瓴之形勢。

過去四五年来，緬共在毛共驅使之下，企圖進佔緬甸北部重鎮——臘戍

，作為其建立北緬赤色政權的「首都」。自去年春，緬共所發動的「滾弄之戰」失敗之後，即將其主力自薩爾溫江以西，撤向薩爾溫江以東。從最近緬共由緬東北部向南方緩慢移動入侵的跡象看來，緬共顯然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攫取緬東的重鎮——景棟，作為其在北緬建立赤色偽政權的首府。緬共最近所以有此企圖，因為緬東與緬甸本部距離遙遠，交通不便，且山高嶺峻，補給困難，是緬共叛亂的至佳溫床。景棟是薩爾溫江以東緬東地區唯一的重鎮，轄有大其力、孟飄、孟勇三個大市鎮。緬東地區北與滇境相連，東與寮國相接，南與泰北交界，是產鴉片的所謂「緬泰寮黃金三角地帶」。景棟與緬甸南珊首府之東枝，相距三百多英里。因路途崎嶇，汽車須三日始能達。而北距雲南十二版納地區，僅四十五英里。東距寮國邊界約一百八十英里，南距泰北之邁散，約一百英里，景棟所轄大其力和泰北之邁散，僅一水之隔，幾可涉水而渡。

緬東如落入緬共之手，毛共即可據緬東以接濟支持寮共在永珍附近及泰共在泰北清邁一帶之叛亂活動。中南半島為毛共擴張的直接目標，在毛匪擬訂的「戰後世界革命計劃備忘錄」中，即已策定了全盤戰略。目前對越、寮採用政治攻勢，係為消化十多年來侵略的果實，從蠶食而鯨吞；至於策動武裝叛亂的活動，則轉向泰國與緬甸，緬北共黨潛伏與少數民族的不和，即為毛共造成鼓煽游擊與分離活動的機會。且因此一地區適宜種植鴉片，並早有私梟從事販賣勾當，毛共久已在大陸西南各省大量種植罌粟，再煉製嗎啡、海洛因，以輸出換取物資，尤其以之毒化自由世界的人民，故對於緬北此一地區早已企圖囊括。其次自印巴戰爭結束及孟加拉國成立以後，毛共在次大陸對蘇俄互相伸張勢力，已居於下風，蘇俄正因利乘便，向中南半島插手，毛共為了堵塞蘇俄東進之路，乃迫不及待的染指緬甸。

根據最新的一次調查，緬甸的人口是二千八百三十萬人，分佈在二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這個國家原有富饒的資源，但因尼溫政府既畏共又親共，既恨共又媚共的結果，以致毛共與蘇俄的爭相覬覦，危機日迫。尼溫政府如能改弦更張，採取內外一致的反共政策，則可望轉捩機運，開創新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脫稿

註①：中央社紐約九月二十日專電。

註②：中央社紐約十一月三日電。